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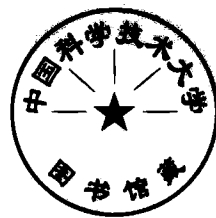


传世藏书

传世藏书

(第六卷)

江天一 主编



华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卷

传世藏书之《智囊》

●华章通览 (4017)

●段章释义 (4019)

上智部

见大 (4019)

远犹 (4030)

通简 (4044)

迎刃 (4056)

知微 (4065)

亿中 (4075)

剖疑 (4085)

经务(上) (4093)

经务(下) (4106)

察智部

得情 (4113)

诘奸 (4121)

胆智部

威克 (4133)

识断 (4140)

术智部

委蛇 (4145)

谬数 (4149)

权奇 (4158)

捷智部

灵变 (4168)

应卒 (4177)

敏悟 (4181)

语智部

辩才 (4191)

兵智部

不战 (4206)

制胜 (4213)

诡道 (4226)

武案 (4239)

闺智部

贤哲 (4250)

雄略 (4258)

杂智部

黠狡黠 (4269)

小慧 (4280)

附 录

智囊叙 (4285)

叙 (4285)

智囊序 (4286)

●赏析评释 (4287)

传世藏书之《菜根谭》

●华章通览 (4291)

●段章释义 (4293)

●赏析评释 (4365)

传世藏书之
《徐霞客游记》

● **华章通览** (4369)

● **段章释义** (4373)

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 浙江
台州府 (4373)

游雁宕山日记 浙江
温州府 (4374)

游白岳山日记 徽州府 (4376)

游黄山日记 徽州府 (4378)

游武彝山日记 福建
建宁府崇安县 (4380)

游庐山日记 江西九江府 (4382)

游黄山日记 后 (4385)

游九鲤湖日记 福建
兴府仙游县 (4386)

卷一下

游嵩山日记 河南
河南府登封县 (4388)

游太华山日记 陕西
西安府华阴县 (4391)

游太和山日记 湖广
襄阳府均州 (4392)

闽游日记 前 (4393)

闽游日记 后 (4396)

游天台山日记 后 (4400)

游雁宕山日记 后 (4402)

游五台山日记 山西
太原府五台县 (4405)

游恒山日记 山西大同
府浑源县 (4407)

卷二上

浙游日记 (4408)

江右游日记 (4416)

卷二下

楚游日记 (4440)

卷三上

粤西游日记一 (4479)

卷三下

粤西游日记二 (4515)

卷四上

粤西游日记三 (4549)

粤西游日记四 (4581)

卷四下

黔游日记一 (4616)

黔游日记二 (4630)

卷五上

滇游日记一(缺)
游太华山记 (4640)

游颜洞记 (4641)

滇游日记二 (4642)

卷五下

滇游日记三 (4653)

卷六上

滇游日记四 (4670)

卷六下

滇游日记五 (4688)

卷七上

滇游日记六 (4701)

卷七下

滇游日记七 (4716)

卷八上

滇游日记八 (4731)

卷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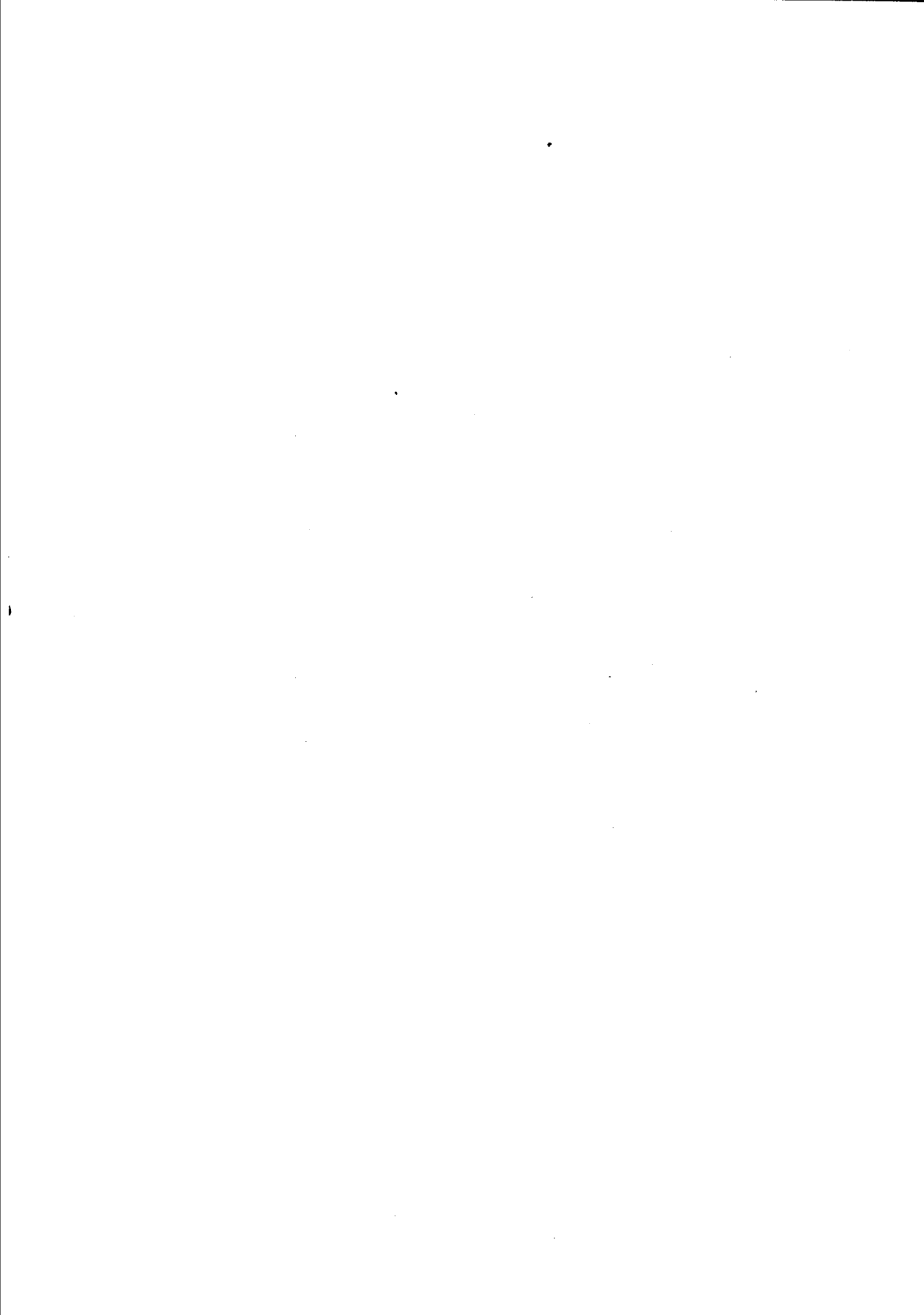
滇游日记九 (4749)

卷九上		卷十下	
滇游日记十	(4766)	盘江考	(4812)
卷九下		溯江纪源	(4813)
滇游日记十一	(4780)	滇中花木记	(4815)
卷十上		随笔二则	(4815)
滇游日记十二	(4791)	●赏析评释	(4817)
滇游日记十三	(4807)		

传世藏书之

智

囊



华章通览

《智囊》是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辑的一部关于智慧的类书。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曾任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他参加过抗清活动,后死于故乡。冯梦龙是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戏曲家,其思想受市民意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礼教持轻视态度。他以编辑话本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而闻名于世。此外,还编有散曲集《太霞新奏》、时调集《山歌》、《桂枝儿》,并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戏曲方面他创作了传奇剧本《双雄记》,另外还修改汤显祖、袁于令、李玉等人的传奇剧本多种,合称《墨憨斋定本传奇》。

除致力于小说、戏曲、民歌的创作整理搜集外,冯梦龙还编纂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类书,如《情史》、《古今谈概》(又名《古今笑》、《古今笑史》)以及这部我们要介绍的《智囊》。

《智囊》共分十部二十八类,收入了古人智术、计谋的故事近两千则,其涵盖范围极为广泛,涉及了明代以往的很多史籍、文集以及稗史、笔记、传说和演义等。从内容类别上看,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计,旁及妇幼之智,无不在其爬梳搜罗之列。其中很多故事不仅妙趣横生,而且寓意深刻。《智囊》不仅分部别类,而且在各部类之前和一

些故事之后都有冯氏自己的接语,从中可见他的思想。

冯梦龙编《智囊》,首先表现了他对智慧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的重视,在《智囊自叙》中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人是高级智慧的生命,而人的智力又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进步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所以历史上的智慧事迹非常值得借鉴吸取,故而他在《智囊补自叙》中又说:“故致用虽贵乎神明,往迹何妨乎多识。”

《智囊》一书还寄托了冯梦龙的政治理想,一方面他虽然对明王朝的腐朽现象深感不满,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希望出现贤明的君臣,调动社会上的人才智力,挽救明王朝即将覆灭的命运。在《上智》、《明智》、《察智》部的接语和故事内容中,表现出冯梦龙希望执政者要有远见、预见,施行简明勿烦苛的政策,体察民情,治理好动乱的社会,这实际上是向当权者上“治安疏。”

本书还表现出冯氏对待礼教的态度,在各部类中,凡属儒家圣贤如孔子、武王、周公、箕子、子贡等人的故事都放在前面,迎合社会流行的正统观念。然而冯氏在本书中专列《闺智》部,表现出他对轻视妇女的礼教持相反的态度,在《闺智部总叙》中,他强烈批评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学观念,他反驳道:“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母乃皆德类也乎?”他还以孔子称赞邑姜的

才德为历史作出贡献这一具体事例来说明女子智慧才能的重要性。在一些故事后面的按语中,他指出杰出的女子远超平庸的男人,如“丈夫远不逮矣”、“生男勿喜女勿悲”、“世间有此等奇妇人”等等。

这部书也表现出冯氏对智慧这一学问是非常有研究心得的,对于很多问题,他都能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如在《上智部总叙》中,他认为最高级的智慧是在无思虑状态中呈现出来的,“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对待很多问题,他都能从辩证的角度加以认识,如关于聪明与愚昧,他在《明智部总叙》中说:“自于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关于勇敢与智慧的关系,他在《胆智部总叙》中说:“凡任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智藏于心,心君而胆臣,君令而臣随。”关于术与智的关系,他

在《术智部总叙》中说:“智者,术所以生也;求者,智所以转也。”

冯梦龙将《杂智》列为本书最末,表现出他的博大胸怀,他认为狡黠小慧,也可以为正人君子所借鉴吸收,以施之于正大。他在《杂智部总叙》中说:“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况且阴谋小伎还可做为反面教材,使正人君子识破小人恶人的伎俩。

据冯梦龙在《智囊补自序》中所言,《智囊》成书于明熹宗天启六年(公元1625年),《苏州府志·艺文志》所载亦同,为二十七卷本,但我们今天所见的明刊本皆为二十八卷。所要指出的是,《智囊补》即是《智囊》的“修订版”,而不是“续刻”。本书原文即是经冯氏增订修改过的《智囊补》。

段章释义

上智部总叙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上智部 见大卷一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太公 孔子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

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情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金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不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

端者息矣。

诸葛亮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光武帝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使马圉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

“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殊貌，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选押伴使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雍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嘿矣。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懈；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褻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胡世宁

少保胡世宁仁和人。为左都御史学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韩滉钱镠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佐，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边批：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还。以诸孙畜之。

用人如韩滉、钱镠，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玟置轮于竿首，垂绳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侯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燕 王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

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丙吉郭进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汗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虏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论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投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假书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交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以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以策干韩、范二公，耻于自媒，乃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边批：元昊识人。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贗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谒公谢罪。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边批：手段果大。又东坡元祐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感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赈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公熟视，笑，呼掌笈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者。

楚庄王 袁盎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缨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辄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于是盎惊脱去。

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术克敌讨叛。若张说免祸，可谓转圜之福。兀术不杀小卒之妻，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有侍卒目视姬不辍，失答周问。既自觉，惧罪。周并不言。后与唐师战，失利，周呼此卒奋勇破敌，竟以美姬妻之。边批：怜才之至。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窃与姬戏。边批：三国演义貂蝉事套此。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欲置之法。此生呼曰：“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何惜一婢！”说奇其言，遂以赐而遣之。后杳不闻。及遭姚崇之构，祸且不测。此生夜至，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为言于玄宗，得解。○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杀卒夺之，宠以专房。一日昼寝，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惊起问之，曰：“欲为夫报仇耳。”边批：此

妇亦奇。术默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将士，召此妇出，谓曰：“杀汝则无罪，留汝则不可。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妇指一人，术即赐之。边批：将知感而妇不怨矣。

王 猛

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慕容评屯潞州，猛进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规燕军。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斩成。邓羌请曰：“贼众我寡，诘朝将战，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斩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部将也，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猛又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谓羌义而有勇，边批：具眼。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矣。”成既获免，羌自来谢。猛执羌手而笑曰：“吾试将军耳。边批：不得不如此说。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

违法请宥，私也；严鼓勒兵，悍也；且人将攻我，我因而赦之，不损威甚乎？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以还报主帅，与其伸一将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贵乎军法，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故曰：圆若用智，唯圆善转，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

魏元忠

唐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馑。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边批：具眼。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人共食宿。诿以诘盗。其人笑而许之，比反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因材施教，盗皆作使。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

柳玘、唐柳大夫玘，谪授泸州郡守。渝州有牟靡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

高，执所业谒见。柳奖饰甚勤。子弟以为太过，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独能好文，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誉，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

廉希宪

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常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襁缕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稍经抽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乎？”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范文正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重。其为帅日，辟置僚幕客，多取谪籍未幸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非大识见人不及此。

徐存斋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大宗师见教诚当，但‘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边批：何曾损文宗威

重！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年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艺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释之。边批：好大胆，非圣主不能容。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生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霸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大体皆此类。

屠柘石

屠柘石羲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门开，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颇远。屠瞬门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边批：刚正人，却善谏。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保甲仓惶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边批：趣甚，快甚！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惩，用贡为教官。

李西平携成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幸青城而挈妓以归，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红颜殒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全者少矣。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

不怪，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锢人于盛世乎！”屠公颇得此意。

李孝寿 宋元献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边批：快甚！

宋元献公罢相守洛。有一举子，行囊中有失税之物，为仆夫所告。公曰：“举人应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胡霆桂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笞之。政化遂行，县大治。《姑苏志》载此为赵巽夫事。

尹源

尹源，尹洙之兄也，举进士，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涣遂获免。

禁诸生宿娼，法也，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效尹书判，及失税私酿，专斩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妇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帅。舍其细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张 耳

张耳、陈余，皆魏名士。秦灭魏，悬金购两人。两人变姓名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吏尝以过笞陈余。余怒欲起，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若？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勾践石室，淮阴胯下，皆忍小耻以就大业也。陈余浅躁，不及张耳远甚，所以一成一败。

狄 武 襄

狄青起行伍十余年，既贵显，面涅犹存，曰：“留以劝军中！”边批：大识量。

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遥附梁公。

邵 雍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也矣。投劾而去何益？”边批：正论。

李燔朱晦庵弟子。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觉临难投劾者亦是宝山空回。○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王安石遣吏诘之。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东坡称侁“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仕途当以为法。

杨士奇

广东布政徐奇入覲，载岭南藤篾，将以馈廷臣。逻者获其单目以进。上视之，无杨士奇名，乃独召之，问故。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众皆作诗文赠行，故有此馈。臣时有病，无所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当以无他。”上意解，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一无所问。

此单一焚而逻者丧气，省缙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宋真宗时，有上书言宫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欲付御史问状。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请并付狱。上意浸解，公遂至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上悔，复驰取之。公对：“已焚讫”，乃止。此事与文贞相类，都是舍身救物。

严 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办，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

天下无穷不肖事，皆从舍不得钱而起。天下无穷好事，皆从舍得钱而做。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吴之鲁肃，唐之于颉，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开手者。○西吴董尚书浚阳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公嗣成，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银币为欢，犹恐未

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后民变事起，尚书已老，青芝公以文弱不能支，董氏为之破产。人服尚书先见。○弘治间，昭庆寺欲建穿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召之谕以共建，长兴吕山吴某与焉。吴曰：“此不甚费，小人当独任之。”察使大喜。吴归语其父，父曰：“儿子有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见，与浔阳公同。

萧何 任氏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窰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二人之智无大小，易地则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陋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也。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贸易，富至敌国。其识亦有过人者。

董公

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天下共立义帝，项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告诸侯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

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酈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国朝卢廷选进士为楚臬，暴卒，良久而甦，自言为项羽讼高帝事：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义帝，而佯委罪羽，缟素发丧以欺天下后世。卢在汉即九江王也。事甚怪。] ※据明刻《智囊》补

蔺相如 寇恂

赵王归自渑池，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自侈战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我见相必如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欲辞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复以为耻，过颍川，谓左右曰：“见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以备非常。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两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将士皆醉，遂过去。恂遣人以状闻，帝征恂，使与复结交而去。

汾阳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莱公蒸羊之递，寇恂之微术也。○安思顺帅朔方，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而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睚目相视，不交一语。及子仪